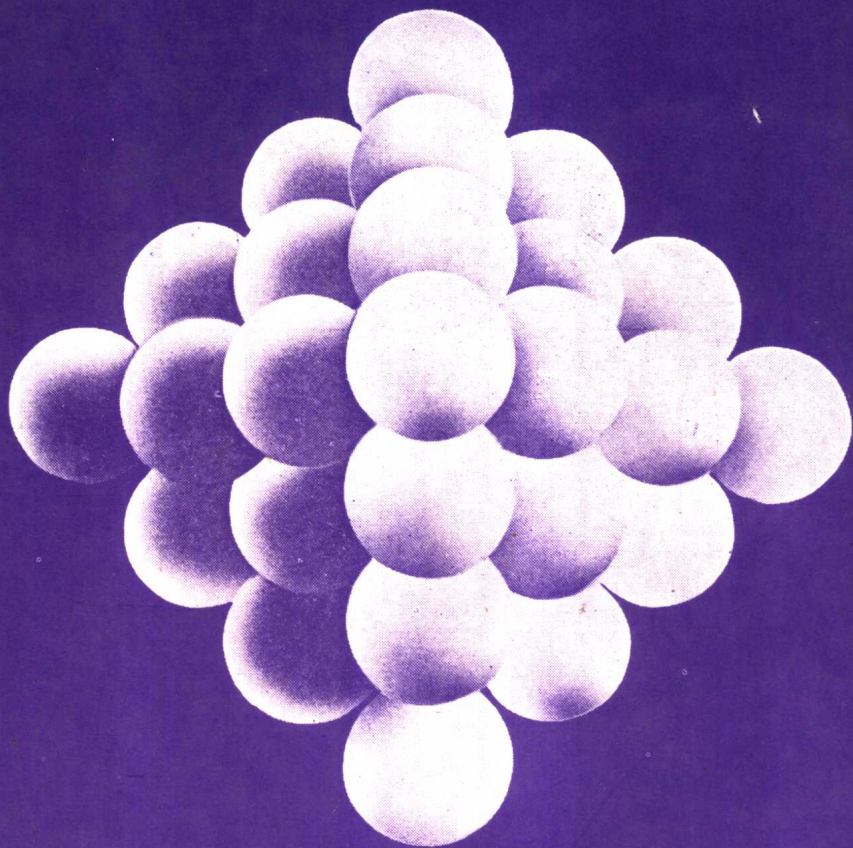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張鳳岐自選集

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73刊叢學文新國中

張鳳岐自選集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張鳳岐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73

著作者：張

鳳

岐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臨沂街五號

發行所：永和市秀朗路二段一六一巷一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：九十元
平裝：六十元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



乙卯年夏

下班後于企画组有感

看青
岐
是至直
劇本
始知

生
舌艱苦
廣平吳
龍里良

田井

題圖





① 伉儷倆

② 四個子女

③ 與田原、尹雪曼、穆中南等文友訪問中鋼。

④ 訪問空軍官校

⑤ 與王璞、鄧文來合影



背負着時代的十字架
懷着青天白日的心胸

蘸着熱血和熱淚

在每一寸被灼傷的土地上

寫着：我愛您

目 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寫作年表	一
小傳	三
黃浦江風雲	七
十里店	壹
父親的故事	一四
蛤蟆與天鵝	二二
男子漢	二八

搏腦練外	二〇三
編戲記	二〇五
螢光「霧」後	二二七
大胃王	三三九
不學有術	二四一
「教父」與我	二五三
藍天騎士	二六五
永生	二九五

寫作年表

民國四十年（一九五二）開始習作，以散文「激流」刊於臺灣新生報副刊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）以「艾斐」與「風鈴草」等筆名，發表新詩與散文於「寶島文藝」及「青年戰士報」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新詩「壯士行」刊於「文藝創作」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寫「歸去辭」獲軍中文藝散文首獎，刊於「革命文藝」創刊號；並寫歌詞「軍民合作」（黃友棣曲），蒙總統蔣公指定為國軍必唱歌曲之一；另於「晨光」雜誌發表小說「伊莎克·哈朗奎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（一九五六）春，於復興崗主編編印刊物「正氣快報」，並在金門「正氣中華

報」發表新詩及散文。

民國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獲教育部歌詞獎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寫「國民革命通俗演義上集」，獲國軍文藝第三屆長篇小說銀像獎。

民國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續寫「國民革命通俗演義下集」，獲國軍文藝第四屆長篇小說銅像獎。

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）與文友盧克彰等合寫長篇小說「巨輪」，刊於「中央月刊」。

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中篇小說「十里店的故事」刊於「戰地政務」月刊。

民國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）中篇小說「小商河之戰」刊於「戰地政務」月刊。

民國六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寫長篇小說「潮」；同年，以其作品對社教有積極鼓舞作用，蒙

總裁 蔣公頒贈獎狀乙幀。

民國六十四年至六十六年（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）試寫電視連續劇「虎山春」、「野狼谷」、「大江南北」、「精忠岳飛」、「愛心千千萬」、「軍人魂」、「神州英豪」、「玉面丹心」、「情深深」等，分別於臺視及華視播映。

民國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。

民國六十八年元旦起，製作並編寫革命史話「大時代的故事」，由臺視、中視、華視三臺聯播。

小 傳

我没有受完正統的學校教育，因為我從出生的第一天起，就受到日匪之亂。

我没有顯赫的家世，父親、叔叔、哥哥都是軍人。但聽父親講過，說我們是子房張良先生的後裔，勉我們以「仁」與「忍」為立身處世的座右銘。

我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出生於河南信陽，抗戰軍興，遷回祖籍河南禹縣，嗣依父兄隨軍輾轉流浪至湖北、陝西、四川等省，勝利後至江蘇鎮江入新蘇中學，卅六年回原籍入信陽中學。卅八年春，憤赤匪猖獗，毅然從軍而不投筆，隨軍校入伍生總隊來臺；因年紀還小，與段彩華兄同被編入幼年兵連，民國四十年改編為裝甲兵，公餘之暇學習寫作及讀書，四十三年考入政戰學校政治系，四十五年五月畢業，分發空軍服務，民國五十一年入空軍參大深造，五十九年繼

入三軍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深造，歷任連指、輔導官、秘書、處長、參謀官等軍職。六十六年退伍，轉任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主任秘書，再從文化界的入伍生小兵幹起。

我從民國四十年開始習作，唯一無所成。自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間，因工作關係，中斷了寫作幾近十年。以後得我妻陳隨還女士的鼓勵，窮三年之努力，完成長篇小說「國民革命通俗演義」上下集，分別獲得國軍文藝第三、四兩屆長篇小說金像獎，嗣後並陸續完成幾個中篇小說，及嘗試寫電視劇，都得歸功於我的賢內助，因為祇有她，才能使我無「後顧之憂」。

二十餘年的筆耕，承蒙文藝界先輩的拾愛，給了我不少的榮譽，曾獲四十四年軍中文藝徵文散文首獎，詩歌佳作第六、國軍文藝第三暨第四屆長篇小說金像獎、中國文藝協會小說創作文藝獎章，並蒙中央委員會總裁 蔣公頒賜獎狀乙幀。

我的筆很鈍，但自信是個誠摯而熱忱的人，做事唯求心之所安，並不在乎朋友是否諒解。二十年前，我曾為自己寫了一首小詩：

有人說我

思想大膽，行為懦弱

我不和那人爭辯了

於是，淚

• 傳 小 •

像黃泥

冲潰了情感底河床……

我就是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人。

• 集選自岐鳳張 •

黃浦江風雲

隨着秋的脚步，他又來到了上海。

上海，這中國第一大商埠，對他是不陌生的，五年前，他曾在這兒唸過書。可是現在不同了，這都市已失去了昔日的繁華，大街小巷，不是紅頭阿三，就是清廷的兵弁，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；他的母校——上海中國公學，也因爲「容納革命亂黨」而被清廷封閉了。如今，他可以投靠的，只有他的老師于右任先生；起碼，他可以每天到于右任先生所主持的民立報館聽講革命消息，吃不花錢的飯。

當然，他不是到上海來混飯吃的。他在倫敦，已得知自八月十九日（西曆十月十日）武昌義旗一舉，全國人心振奮，有志之士無不引領而望革命黨起來領導民衆，揭起義旗。上海得風氣之

先，爲黨人萃匯之所。他這次回國，就是想加入革命黨，或者是到武漢去參加革命軍。可是他到了上海，身上只剩八塊多錢了，不夠船票的，只得暫在北火車站慶祥里一位同鄉開的裁縫舖裏，租了樓房半間，每日早出晚歸，等待機會。

這天，已是他到上海的第七天了，他從民立報館得知，上海風聲雖緊，而黨人卻無絲毫舉動之意。

因爲無事可做，便獨自往黃浦江畔閒逛，望着洶湧的江水，他的心湖也泛起漣漪；他感到他已參加了革命軍，他感到他正率領着弟兄在武漢前線同清兵搏鬥，整隊整批的清兵向革命軍豎了白旗；成千成萬的百姓，發出了波浪般的「國民革命萬歲」的歡呼……

「混賬！」

一聲叱罵，驚醒了他，他收起了思想，收住了腳步，注目一看，見是兩個滿清警察，正在同一個小販模樣的人糾扯。

「難道你不知道販賣私鹽是犯法的？」一個警察說。

「是這樣的，」那個小販陪着笑申辯說：「上海鹽巴貴，我有個親戚在青島做生意，我托他買了一包鹽，是自己吃的。」

「胡說！你一個人有多大的肚子，能吃一包鹽？」那個警察說：「再說，不是官鹽，就是私